

文

通

文通卷之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序

周頌曰、繼敘思不忘、毛傳曰、敘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亂相徧、若繭之抽緒、易有敘卦、尚書有孔子敘子夏作詩敘。

敘者、所以敘作者之意、謂其言次第有敘、故曰敘也。漢書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敘、按孔安國敘尚書、未嘗言孔

子作劉歆亦云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非孔子所作
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矣

爾雅云敘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也又謂之
大敘則對小敘而言也其爲體有二曰議論曰敘事
其題曰某敘曰敘某字或作敘或作敘惟作者命之
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敘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
其文益簡矣若書敘壽敘贈序別敘賀敘名敘字敘
蓋不可殫述以敘事爲正體叅以議論者爲變體
漢沛郡太守作鄧后敘則敘人之權輿也

小序

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名之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而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爲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略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毛詩序及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爲之序然後已意瞭然無誤耳

自序 劉子玄作序傳

序傳

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屈原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實基於此、降及馬卿、始以自叙爲傳、然但記生平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實煩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改、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修闊綿長、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

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
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
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
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
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爲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
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相如自叙反記其客遊
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
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克論衡之自
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

可恨

神鯨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當以揚顯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

當參
正學
崇重
宗篇
觀

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咄無
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
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
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
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闊其華門
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
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
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
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

史自成矛盾。則知揚雄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
曹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
蓋諛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
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題跋

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畫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掇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夫題者締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誡，各有所爲，而專以簡勁爲主，與序引不同。

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歧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煩宋朱子做之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辭也

書記

釋名曰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而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題別名各自載耳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是易象與春秋此總名書也

按書記之用古今多品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

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啟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畫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辯其體曰書，書有辭命議論。曰奏記，二者並用。

散文曰啟。啟有古體。有近體。曰簡。簡用散文。曰狀。狀用儷語。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此六體。然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憚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尊卑有敘。親疏得宜。又存乎節文耳。

文心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曰舒也。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
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
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
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
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
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
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
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
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

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賢差敘，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

包併
之名

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
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
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
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
爲式。旣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懈。簡而無
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
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
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符。則有方術占試。申憲
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

詢事。則有關刺解諫。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劉子威曰。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廼文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殊耶。亦囿於風氣然耶。訓誥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之所以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牘。書啟簡記。相與往復。而碑勒紀號。鑄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喻取譬。遊戲玩弄。

論裁辯對箋固闡譯符圖銘誌臨訣憤歎職秩談說
刺毀詆譏游詞募衍詭託假諷寄寓嘲哂則夫提獎
人倫緯經萬化奉詞討伐窮蹙委命非文之爲用哉
詞命之作自子產裨諶以來文質頓殊體裁大異雄
才命世英武奮揚造次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秦
蘇張之雄辯代厲之縱橫是惟脣舌間耳著見之簡
牘則有人之沉深淵穆者或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
或渾融而和寬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
或洞達無間狷隘毅嚴者或剛勁峻急舒徐容與者

古真
巖終
以文
貴立

或聞緩需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洄。介紫廉直者。
或僻澀寥棘。慎伎戾刻者。或褊迫局促。憂愁悒鬱者。
或哀憤悵惋。激諒慷慨者。或爽暢標令。雅正弘靜者。
或清鮮劭長。溫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侮欺自慝者。
或鄙悖誇浮。詭妄溺志者。或駁偏雜亂。此則觀其詞。
卽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僞爲。情豈掩飾所能蓋哉。以
文質相勝。自三代則爾。漢而降以文滅質。至六代文
日靡矣。故昔有云。以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矣。

書

人臣進御之書爲上書。往來之書爲書。別以議論筆之而爲書也。唐李翱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

史記八書。其書之助也。

書惟一紙八行七字。

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任助

文心雕龍曰。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

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擇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

上書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戰國時君臣同書如燕惠王與樂毅毅報王之類是也秦以後始爲表奏焉

韻會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甚詳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隨意命名莫協於一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玉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

有更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
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

對問

爾雅曰對遂也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蓋對問者載主客之辭以著其意者也

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

鬱而通意慮也。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平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父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

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
七命而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
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
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
騫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
林翺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正采舊公
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

喻難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喻喻告以知上意也難難也以已意難之以諷天子也

說難

說難韓之諸公子韓非所作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漢揚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其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釋誨

釋誨漢蔡邕作宋玉始造對問朔等效而廣之迭相祖述命篇雖異而體則同源也

說文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皙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

文通卷之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符命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
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响則百姓歸
之

徐伯魯曰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帝王之
興固有天命而所謂天命者實不在乎祥瑞圖讖之

間故大電大虹白狼白魚之屬不見於經而見於史
史其可盡信邪後世不察其僞一聞怪誕遂以爲符
而封禪以答之亦惑之甚矣自其說昉於管仲其事
行於始皇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
破於是揚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淳受命述相繼有
作而文選遂立符命一類以列之夫美新之文遺穢
馬世淳亦次之固不足道而馬班所作君子亦無取
焉唯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然蘇長公猶以
爲非則如斯文不作可也馳騁文藝者當知所懲戒

庶不蹈劉勰勞深勸寡之誚云。

典引

緣起曰漢班固所作文選註曰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文選列符命類

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已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靂琴贊引劉禹錫有送元嵩南遊詩引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七

華虞流別傳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
言出輿入輩之疾。靡曼之毒。淫躍之害。宜以要言妙
道。以蠲澄滯之累。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之。雖有
甚太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既遠。其義遂
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雀駟旣作七依。而假非有
先生之言。嗚乎。揚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
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七依

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署曰七林

傅玄七林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通儒大才如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融作七廣張衡造七辨或以闡大道而尊幽滯或以默瑰參而託諷詠揚暉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啟王粲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

七廣
七辨

七啓
七釋
七訓
七華
七激

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聯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文心雕龍曰：枚乘摘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

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
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
語。畋獵窮壤。竒之服饌。極盡媚之聲色。甘意捶骨體。
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
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需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
卓爾矣。

按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

物作豔體連珠傳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

評

評卽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于三國志。後世緣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于秉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蓋文章之一體也。當以陳壽史爲主，有史評

雜評二品

如滄浪詩評王弼州明詩評

解

解。朝楊雄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其文以辨釋疑惑。解糾紛難爲主。與論說議辨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爲其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詭廻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此外又有字解。則別從名字說類。

原

說文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溯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其題或曰曰原某。某原惟操觚者命之也。

辯

記云辯說得其黨

任昉曰楚宋玉作九辯辯者變也謂激道德以變說君也

按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古
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傳九諫于王孫武
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
豈實數邪

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禮記曰言僞而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故辯須不得已而辯之可耳。莊子云辯雕萬物。韓子云豔采辯說是則藻績其言以眩聽。無治亂安危之念者也。

說文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少。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真僞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較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

發之未有能工者也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辨某則非
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說

說本作兌。俗作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已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名說。字說。其名雖同。所施則異。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說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辯釣。與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

爭雄辯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
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
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
定秦楚辯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鏖蒯子幾入乎漢
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辯婁護脣舌頡
頤萬乘之階抵嗟公卿之席竝順風以託勢莫能逆
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
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竝煩情入機動言
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

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燁曄以譎誑。何哉。

字說

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議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至於解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雖不行然於禮有據

說書

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然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答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陳大義。

今制經筵進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

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夔異
似爲有益

譯

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

賀欽曰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睪聲越
衮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北方曰譯
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
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爲語吾語聲也

文通卷之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贊

十六
例

劉子玄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
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
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
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
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
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著所以

辯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
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
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
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
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
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
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懦弱不切賢才間出
隔世同科孤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
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

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于文、
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
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
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歸玄言、
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是足云、王邵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
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
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
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

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褻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旣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

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于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籥。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羅長源曰。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乃特立之贊。既非體矣。而宋又爲評爲論。更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

郭文毅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二十一史萬世是非之書也。史之是非以事而論、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蓋以義矣。孔子春秋是非在一字、而其事不見見之左氏、左氏之是非以事而間以其義寄之。君子曰、或曰、孔子曰、殆後世論贊之所自始乎。左氏而下、馬遷爲盛、然論史者、謂以其已意而寄之編簡、或借往事以吐其胷中之磊落、是爲奇偉、夫論是非者、不以天下之公心、不以朝家之公是、而第以寄一人之憤思、則人人逞其胷臆、將何所不至乎。夫史有天

道焉。有君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改私。好私惡不敢行。曹好曹惡不敢亂。而苟以自寓其憤思。則安用史爲。班固之嚴整也。議論正也。陳壽之簡峻也。品評雜也。范曄琢矣。豔矣。而琢豔之中。有古聲焉。唐太宗沈約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排矣。偶矣。而排偶之中。有婉辭焉。雖古調日遠。而奇賞難沒。李延壽之于南北史。歐陽修之于舊唐書。半仍其故。半易其辭。所仍所易。互有得失。而延壽近華。歐陽漸靡矣。脫脫于宋。日就繁蕪。而靡氣浮言。幾不堪讀。

可憐
可憐

矣
其
不
也

總而言之卽論贊而累朝之得失諸史之長短犁然見矣。辟之刑家二十一史其獄情乎。論贊其灑辭乎。縱觀金匱石室之藏竊有慨于昭代之缺如也。夫以方孝孺而謂其乞哀也。謝文正諫阻諒陰選嬪而謂其諛詞獻諂以誤儲嗣是。小人圖勢利而不爲國謀也。王文成而謂其譎詭也。曾司馬而謂其誕謾無遠也。郭中允而謂其以死博功名也。是非乃如是哉。天下章奏下六科而史臣六人紀之。六科之所不報史臣不得書已漏其半。又復托之留中將盡一時之忠。

言讖論高標偉節歸之烏有矣後代秉筆者何從而
記之夫安得盡傾中秘之藏一一與天下揚確之也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者曰讚。讚者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尚書注疏云鄭玄曰贊者以敘不散避其名故謂之贊。贊明也。佐也。佐成敘義也。

文章緣起云讚者明事而嗟嘆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約文而寓褒貶也。

李克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讚楊公亦其義也。

總贊

哀贊

史贊

說文云贊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
亾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
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
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
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
漢晉書諸贊是也。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
之文。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敘之語。安得驟
謂之贊而無辯乎。

傳贊

又有以傳贊名書者。別刻歆作列女傳贊。傳著事也。贊

敘美也

文心曰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詵讚盖唱發明
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
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
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遼史固書託讚褒貶
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
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
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歎所
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

爾雅
贊升
處贊
異魚
之祖
也

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
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韻會云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行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有正變二體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

記

任昉曰。記者所以敘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載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爲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第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亦有感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

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寢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記昌黎集載有宜城驛是也。或爲游記。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當與墓誌同體。

題名

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人也其敘事欲簡而瞻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玄宗至後唐清泰廢帝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可則其文豈可易爲哉當今名山奇跡非無佳題而世人往往辱之亦可歎矣當以韓公所

題七首爲法

今制太學每三歲則樹甲科題名於持敬門內而閣部以下各樹題名碑於署內以紀其姓名履歷云

銘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文章流別曰德勲立而銘著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勞勲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子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法言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鄭康成曰銘者名也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淺缺獨湯盤見於大學大戴禮備戴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寢繁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不但器物而已其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文賦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昔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勸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於昆吾之治，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奉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銘至約，今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之則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既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銘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研，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

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無有不銘而文多穢病殊費討論矣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簏而招諫成湯著日新之規武王題戶牖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歌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

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紀勲於景鐘孔悝表
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櫛之錫靈公
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
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
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
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
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
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隼矍戒銘而事非其
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

箴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劇文須確至。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

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
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
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
輿義正體蕪凡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
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
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
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篇全禦過故文資確
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
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

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箴者誠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後之作者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文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以垂警戒。使人惕然有不自寧之心耳。

規

說文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上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誠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

誠警也慎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書曰戒之用休詩云夕惕若厲孝經云在上不驕論語云君子有三戒

說文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誠文既有箴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散文或韻語

漢書曰誠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誠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文心曰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勅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謚議

儀禮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

周禮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獻作柩謚

獻與也與言王之行

謂瞽諷誦其治功之詩也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

大臣會其葬因謚之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小喪卿大夫喪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

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誄之

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

天以誄之又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樂記曰聞其謚

知其行

禮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

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
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
名行生於已名成於人又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
謚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
明不得欺天也后夫人謚臣子其於廟議之

婦人本無外

於郊

郊特牲曰死而謚之禮也。士者生無爵死無謚。

五經通義曰桓王時蔡侯卒，謚桓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又曰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也。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也。

又曰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

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群下亦化之，故設謚。章其美，惡公羊傳曰：「塋宋共妾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姬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

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于今者惟謚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

傳刊其重復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于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崇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由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

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襍。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曰。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

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母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者也。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韓媯，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謚從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

耶。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
哉。嗟夫。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朱暉子穆輒加父以
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
知禮耶。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于張璠也。宜矣。抑嘗
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
而後世之謚爲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
何爲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
流及于藝術與緇黃矣。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
辱典耶。